

编者的话

胡适，这是任何一位前辈留美中国学生都知道的名字。他是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曾长期执教并主持北京大学，在文化学术上做过不少工作，是海内外公认的著名学者。

胡适的学问，得力于他13岁以前在家乡（安徽绩溪），14岁至19岁在上海所受的教育，也得力于他从20岁到27岁在美国的七年留学。这部《胡适留学日记》，便是他在美国七年读书生活的记录。

胡适把他这部日记称为“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thinking aloud），说他“无论怎么忙，每天总要腾出一点工夫来写札记，有时候一天可以写几千字”。他在康奈尔（康奈耳）大学先学农，后学文，大学四年之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些年中他读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得到什么答案，都详详细细记在这部日记里。

但胡适又绝不是一个书呆子。他有文才，有感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几十万字日记是他“绝好的自传”，“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记他打牌；记他吸纸烟；记他时时痛责自己

Fy4p/04

……；记他有一次忽然感情受冲动……；记他爱管闲事，爱参加课外活动，爱观察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到处演说，到处同人辩论……；记他的友朋之乐；记他主张文学革命的详细经过……”一句话，这几十万字记录了一个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里如何成为一个哲学上的实验主义者、政治上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和学问上的 doctor 的经过。

对于胡适这个人，我们可以批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一分为二”地来剖析他。这部日记，就是剖析、研究、批评的好材料。

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他留美学成归国后即入北大，并参与编辑《新青年》。1931—1937年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抗战开始后，1938—1942年间任驻美大使。抗战后，1945—1948年任北大校长。1957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于1962年2月24日卒于台北。

本书最初曾以《藏晖室札记》名称在《新青年》杂志上连载，后又刊印成书，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没有再印行过。这次重加编辑，除把繁体字直排改变为简体字横排外，还将原来用英文写作的句、段译成了中文，译文均用小号字排在英文之后。

编 者 1993.5.1

胡适自序

这十七卷札记是我在美国留学时期（一九一〇——一九一七）的日記和雜記。我在美國住了七年，其間大約有兩年沒有日記，或日記遺失了。這裡印出的札記只是五年的記錄：

一九一〇年八月以後，有日記，遺失了。

一九一一年一月至十月，有簡單日記。（卷一）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二年八月，這中間只有短時期的日記（名為北田 Northfield 日記），遺失了。

一九一二年九月至十二月底，有日記。（卷二）

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九月，只有四月間記了一條札記（卷三的首二頁）其餘全闕。

一九一三年十月至一九一七年七月回到上海，有札記十五卷。（卷三至卷十七）

這些札記本來只是預備給兄弟朋友們看的；其實最初只是為自己記憶的幫助的，後來因為我的好朋友許怡荪要看，我記完了一冊就寄給他看，請他代我收存。到了最後的三年（一九一四——一九一七）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思想演變，都寫成札記，用作一種“自言自語的思想草稿”（thinking aloud）我自己發現這種思想草稿很有益處，就不肯寄給怡荪，留作我自己省察的參

考。因此我对于这种札记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所以无论怎么忙，我每天总要腾出一点工夫来写札记，有时候一天可以写几千字。

我从自己经验里得到一个道理，曾用英文写出来：*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 译成中国话就是：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试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国学生对于“儒教”大概都有一点认识。但这种认识往往是很空泛的，很模糊的。假使有一个美国团体请你去讲演“儒教是什么，”你得先想想这个讲演的大纲；你拿起笔来起草，你才感觉你的知识太模糊了，必须查书，必须引用材料，必须追溯儒教演变的历史。你自己必须把这题目研究清楚，然后能用自己的话把它发挥出来，成为一篇有条理的讲演。你经过这一番“表现”或“发挥”（expression）之后，那些空泛的印象变着实了，模糊的认识变清楚明白了，那些知识才可算是“你的”了。那时候你才可以算是自己懂得“儒教是什么”了。

这种工作是求知识学问的一种帮助，也是思想的一种帮助。它的方式有多种：读书作提要，札记，写信，谈话，演说，作文，都有这种作用。札记是为自己的了解的；谈话，讨论，写信，是求一个朋友的了解的；演说，发表文章，是求一群人的了解的。这都是“发挥，”都有帮助自己了解的功用。

因为我相信札记有这种功用，所以我常用札记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有时我和朋友谈论一个问题，或通信，或面谈，我往往把谈论的大概写在札记里，或把通信的大要摘抄在札记里。有时候，我自己想一个问题，我也把思想的材料，步骤，结论，都写出来，记在札记里。例如我自己研究《诗三百篇》里“言”字的文法，读到《小雅》“彤弓”篇的“受言藏之，”“受言藏之，”

始大悟“言”字用在两个动词之间，有“而”字的功用。又如我研究古代鲁语的代名词“尔”“汝”“吾”“我”等字，随笔记出研究的结果，后来就用札记的材料，写成我的《尔汝篇》和《吾我篇》。又如我的世界主义，非战主义，不抵抗主义，文学革命的见解，宗教信仰的演变，都随时记在札记里，这些札记就是我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思想的草稿。

我写这一大段话，是要我的读者明白我为什么在百忙的学生生活里那样起劲写札记。

我开始写札记的时候，曾说“自传则吾岂敢”（卷三首页）但我现在回看这些札记，才明白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他自己记他打牌，记他吸纸烟，记他时时痛责自己吸纸烟，时时戒烟而终不能戒；记他有一次忽然感情受冲动，几乎变成了一个基督教信徒；记他在一个时期里常常发愤要替中国的家庭社会制度作有力的辩护；记他在一个男女同学的大学住了四年而不曾去女生宿舍访过女友；记他爱管闲事，爱参加课外活动，爱观察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到处演说，到处同人辩论；记他的友朋之乐，记他主张文学革命的详细经过，记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径和演变的痕迹。（在这里我要指出，札记里从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的绝大影响。这个大遗漏是有理由的。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都不曾收在札记里。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但一九一五年夏季以后，文学革命的讨论成了我们几个朋友之间一个最热闹的题目，札记都被这个问题占去了，所以就没有余力记载那个我自己受用而不发

生争论的实验主义了。其实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札记的体例最适宜于记载具体事件，但不是记载整个哲学体系的地方，所以札记里不记载我那时用全力做的《先秦名学史》论文，也不记载杜威先生的思想。)这就是我的留学时代的自传了。

这十七卷的材料，除了极少数(约有十条)的删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我后来完全不信任何神教了，但我不讳我曾有一次“自愿为耶稣信徒。”我后来很攻击中国旧家庭社会的制度了，但我不删削我当年曾发愤要著一部《中国社会风俗真诠》，“取外人所著论中国风俗制度之书一一评论其得失”(页一〇三)。我近年已抛弃我的不抵抗主义的和平论了，但我完全保存了札记里我的极端不抵抗主义的许多理论。这里面有许多少年人的自喜，夸大，野心，梦想，我也完全不曾删去。这样赤裸裸的记载，至少可以写出一个不受成见拘缚而肯随时长进的青年人的内心生活的历史。

因为这一点真实性，我觉得这十几卷札记也许还值得别人的一读。所以此书印行的请求，我拒绝了二十年，现在终于应允了。

整理这一大批札记的工作，我的朋友章希吕用力最多最勤(札记的分条题目，差不多全是希吕拟的，)我要特别致谢。亚东图书馆的几位朋友的抄写，整理，校印，也是我很感谢的。

最后，我用十分谢意把这部札记献给我的死友许怡荪。他在二十年前曾摘抄《藏晖室札记》在《新青年》上陆续登载。这部札记本来是为他记的，它的印行也是他最盼望的。

一九三六，七，二十，在太平洋上总统柯立芝船里。

上册目录

胡适自序	1
卷一（1911年1月至1911年10月）	1
卷二（1912年9月至1912年12月）.....	48
卷三（1913年4月至1914年2月）	79
卷四（1914年3月至1914年7月）.....	129
卷五（1914年7月至1914年8月）.....	169
卷六（1914年8月至1914年9月）.....	199
卷七（1914年9月至1914年12月）	253
卷八（1914年12月至1915年2月）	303

卷一

1911年1月30日至10月30日，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

1911年1月30日（星一）

辛亥元旦，作家书（母4）。考生物学，尚无大疵。

今日《五尺丛书》送来，极满意。《五尺丛书》(Five Foot Shelf) 又名《哈佛丛书》(Harvard Classics)，是哈佛大学校长伊里鹗 (Eliot) 主编之丛书，收集古今名著，印成五十巨册，长有五英尺，故有“五尺”之名。

今日有小诗一首：

永夜寒如故，朝来岁已更。层冰埋大道，积雪压孤城。

往事潮心上，奇书照眼明。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

1月31日（星二）

保民有母丧，以一诗寄之：

雪压孤城寒澈骨，天涯渐得故人书。惊闻孙峰新庐墓，

欲令温郎悔绝裾。秋草残阳何限憾，升堂拜母已成虚。

埋忧幸有逃名策，柘洞山头筑隐居。

2月1日（星三）

读英文诗。作植物学报告。得云五一片。

余初意此后不复作诗，而入岁以来，复为冯妇，思之可笑。

2月2日（星四）

考英文，计默诗三首，作五题。得仲诚一书。温德文。读《时报》十数纸。

2月3日（星期五）

考德文。温植物学。

2月4日（星期六）

考植物学。

连日以温课失眠，今日下午无事，昼寝三小时，醒后一浴，畅快极矣。

作家书（兄2）。夜与同居诸君烹鸡煮面食之。 —

2月5日（星期日）

人日。今日起戒吸纸烟。刘千里以电话邀打牌。读《左传》两卷。

向沈保艾处借得颜鲁公《元次山碑》，偶一临摹，以悬腕习之，殊觉吃力，拟此后日日为之，不知有效否？

2月6日（星期一）

写字二张。读狄更氏《双城记》。

平日已习于学，今假中一无所事，反觉心身无着落处，较之日日埋头读书尤难过也。

大雪深尺许。

2月7日（星期二）

写字一张。看沈艾君写隶字一张。沈君作字极佳，亦新少年之不可多得者也。（君为沈文肃公之孙。）

下午与Mr. Ace入城购拉丁文法一册，此君许以相教故也。

2月8日（星期三）

晨访 Gould 医生。踏雪行二里许，过去年所觅得之幽境始达其家。先诊两目，敷以药水。验视目力已，乃归。故是日不能

读书。

读《古诗十九首》。

2月9日（星期四）

尚不能读书。夜赴学生会所举编辑人会。

2月10日（星期五）

晨往访Dr. Gould。医言吾右目几完全无亏，惟左目甚近视，故右目实作两目之工作，不御目镜，将成盲人。盖余少时常患目疾，左目尤甚。

往市定购目镜，下午复往取之。

2月11日（星期六）

入校办注册事，访Dr. Gould。

今年吾国新年适逢大考，未得一日之休暇。今诸事大定，此间同人于今夜会宴于Alhambra。是夜有中、西音乐，程君之幻术，蔡、李两君之演说，极一时之盛。

2月12日（星期日）

读拉丁文十课。写颜字二纸，似稍有进境矣；自入日以来，幸未作辍，不知后此尚能如是否？

得Kappa Alpha会柬邀夜宴。

2月13日（星期一）

今日为吾国元夜（辛亥正月十五日），吾人适于此时上第二学期第一日之课，回思祖国灯市之乐，颇为神往。

下午生物学实习。作字。德文新读一书，甚苦多生字。

2月14日（星期二）

上课。昨今两日皆每日七时，颇忙碌。

此次大考，生物学得九十五分，植物学得八十三分，殊满意矣。

2月15日（星期三）

上课。

夜赴K. A. 会夜宴，主人为Mr. Watson。来宾有休曼校长（President Schurman）及会员。席上有歌诗，有演说。既撤筵，乃聚于客室，谈笑为乐，极欢而散。

无忘威尔逊教授之讲演！

【补注】气象学教授威尔逊先生是日在班上说：“世界气象学上有许多问题所以不能解决，皆由中国气象学不发达，缺少气象测候记载，使亚洲大陆之气象至今尚成不解之谜。今见本班有中国学生二人，吾心极喜，盼望他们将来能在气象学上有所作为。”大意如此。此条所记即指此。于今二十多年，我与同班之王预君皆在此学上无有丝毫贡献，甚愧吾师当年之期望。所可喜者近年有吾友竺可桢君等的努力，中国气象学已有很好的成绩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廿二夜记。

2月16日（星期四）

上课，读Shakespeare一生事迹。

连日失眠，殊非佳事。

前此此间中国学生会拟著一书曰《康南耳》，余亦被举为记者之一，今日诸人分任所事，余分得本校发达史（Historical Development）。

2月17日（星期五）

上课。

读报有《树毅》一篇，拟译为中文。

作《中国虚字解》六纸。

读莎氏“Henry IV”。“Shakespeare”当译萧思璧。

2月18日（星期六）

上课。

夜有学生会，余适值日，须演说，即以“虚字”为题。此余第一次以英文演说也。

记“Shakespeare's Wife”。未完。

连日报载吾国将与俄国有边衅，辞甚迫切，不知结果如何？

2月19日（星期日）

晨起出门，思买报读之，偶一不慎，仆于冰上者二次，手受伤，去皮流血，幸无大害。

写字。作家书。夜读德文。

2月20日（星期一）

连日似太忙碌，昨夜遗精，颇以为患。今日访Dr. Wright，询之，医云无害也。余因请其遍察脏腑，云皆如恒，心始释然。

作植物学报告。

2月21日（星期二）

上课。

自昨日起为此间“农人星期”，农院停课，招四方农夫来此参观，并为开会演讲，去年来者至千人之多。

得二兄书，附一照片，极喜。

2月22日（星期三）

上课。

夜赴青年会欢迎会，中、西学生到者约五六十人，是夜有中、西音乐及演说，颇极一时之盛。

2月23日（星期四）

上课。因作一文须参考书，遂至藏书楼读书，至夜十时半乃归，即灯下作之，夜半始脱稿。

2月24日(星期五)

晨入学时，大风雪扑面欲僵，几不可呼吸，入冬以来，此日最难堪矣。

读萧氏“Henry IV”。

2月25日(星期六)

上课。

是日下午与刘千里出外散步，循Bryant街而上，绕一大圈子而归。

是夜赴世界学生会(Cosmopolitan Club)。

2月26日(星期日)

写植物学与生物学报告。

英文须作一辩论体之文，余命题曰“美国大学宜立中国文字一科”。

2月27日(星期一)

上课。

下学期之课虽未大增，然德文读本《虚馨传》，英文“Henry IV”，皆需时甚多；又实习之时间多在星期一与星期二两日，故颇觉忙迫。

2月28日(星期二)

上课。读《国粹学报》三册。读“Henry IV”及“Hühnchen”。

3月1日(星期三)

上课。写字。读“Henry IV”。

3月2日(星期四)

上课。拟成辩论文之纲目。

3月3日(星期五)

读毕“Henry IV”。上课。

3月4日（星期六）

上课。写字。写生物学报告。

3月5日（星期日）

此间有学生组织一会，互相讨论中国情状，大率以教徒居多，今日 Mr. Ace 邀往一观，彼中人令予为述中国宗教情状，予为述“三教源流”。

3月6日（星期一）

作辩论文。但时间不足，未能尽量发挥。

写植物学报告。

3月7日（星期二）

上课。读《虚馨传》毕。

3月8日（星期三）

英文及德文均有小考。

新课本：“Kleider Machen Leute”（德）“Romeo and Juliet”（英）。

3月9日（星期四）

昨日读美国独立檄文，细细读之，觉一字一句皆扣之有棱，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词严，真千古至文。吾国陈、骆何足语此！

续林肯 Gettysburg 演说，此亦至文也。

3月10日（星期五）

上课。读达尔文 “Origin of Species”。

夜打牌晏睡。

3月11日（星期六）

上课。至芭痕院读 Smith's “China and America”一册。
读萧氏 “Romeo and Juliet”。

夜赴第一年级新生宴会 (Freshmen Banquet)。是夜与宴

者凡六百人，兴会飞舞，极欢乐，他日当另为作一记。

3月12日（星期）

赴中国讨论会。

读 Smith's "The Uplift of China"。此君居中国三十馀年，故其言皆切中情弊焉。

3月13日（星一）

上课。作一书寄二兄。

阅报见有一妇再嫁至十二次之多，计重婚者三次，凡嫁九夫，亦可谓怪物矣。

3月14日（星二）

上课。

夜读 "Romeo and Juliet"。此书情节殊不佳，且有甚支离之处。然佳句好词亦颇多，正如吾国之《西厢》，徒以文传者也。

是日闻生物学教员言美国今日尚有某校以某君倡言“天演论”致被辞退者，可谓怪事！

3月15日（星三）

上课。英文试卷得九十一分，颇自喜也。

是日始习游水。

3月16日（星四）

天大风，道行几不能呼吸，又寒甚；是日生物学教员为之罢课，可见其寒矣。回首故国新柳纤桃之景，令人益念吾祖国不已也。

3月17日（星五）

读 "Romeo and Juliet" 完。背诵 Romeo “窥艳”一节。

此书有数处词极佳，如“初遇”，“窥艳”，“晨别”，“求计”，“长恨”诸节是也。此剧有楔子 (Prologue)，颇似吾国传奇。

3月18日（星期六）

作“Romeo and Juliet”一剧之时间的分析”。

夜与金仲藩观戏于兰息院。是夜演“White Sister”，为悲剧，神情之妙，为生平所仅见。今而后知西国戏剧之进化也。

3月19日（星期日）

今日为先君诞辰（二月十九日）。

读生物学，颇有所得，另作笔记。夜读德文。

3月20日（星期一）

上课。连日读德文甚忙。

3月21日（星期二）

上课。现“植物一”已学毕。下星期将有大考。

3月22日（星期三）

购 Webster 大字典一部，价二十元。

读 Keats' “The Eve of St. Agnes”诗，未毕。

改前日所作辩论体文。

3月23日（星期四）

作书致仲诚、君武，颇多感喟之言，实以国亡在旦夕，不自觉其言之哀也。

3月24日（星期五）

英文小试。

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夜中时失眠，知“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是人情天理中事也。

3月25日（星期六）

得保民书，以一书复之。

余前评《赖芬传》(W. D. Howells' “The Rise of Silas Lapham”)，以为书名“振起”(Rise)，而其中事实，皆言赖芬

衰落之状，书名殆指其人格之进境（Rise）也。今日教员宣读著者 Howells 来书，正是此意，余不禁为之狂喜。

3月26日（星期）

温植物学。

连日大忙，虽星期亦不得暇。

3月27日（星期一）

上课。下午适野为生物学之实习，道遇大雨。夜温植物学，晏睡。

有马小进君者以一诗见寄，因以一诗答之。

3月28日（星期二）

考植物学。温气象学。

昨日和诗甚劣，有“应怜何处容归鹤，只有相携作鬼雄”二句稍佳。

3月29日（星期三）

考气象学。读萧氏“Much Ado”。

得家书及大哥书。

3月30日（星期四）

作一文。读“Hamlet”。

夜读德文“Kleider Machen Leute”完。

3月31日（星期五）

读生物学。

读“Much Ado”。是夜大学学生演是剧于兰息院，余往观之，景物布置，殊费经营，演者亦多佳处，而尤以扮 Dogberry 者为最佳。

4月1日（星期六）

今夜世界学生会有“中国之夜”，由中国学生作主人，招待